

浮世绘

从小到大,我有过好和不好,现在回想,有些眼泪是白流了。要不要那么难过啊!人生总是要挣扎很多阶段,人总是要活在当下,享受你现在的生...

——《最好的女子》

七楼人家有个男孩子,中学生模样,有时早上会在电梯里碰到。狭小的空间里,两个人默默无言,到一楼时,他会按住电梯门,无声地请我先走。这个细节真让我喜欢。

——我们班

姑娘长大了,刷牙的时候开始哼歌儿了。

——laomarkya

在可以肆意挥霍青春的时候,我们轻易且几乎是随意地付出了自己的感情,因

为我们错误地以为自己总是有更多的情感可以付出。

——迈克尔·坎宁安

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,我的生命接受了祝福。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

象,我的耳朵也听见了醉人的音乐。在这宴会中,我的任务是奏乐,我也尽力演奏了。现在,我问,那时间终于来到了吗,我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,并献上我静默的敬礼吗?

——泰戈尔

家庭权力

郭韶明

家庭文件夹里的春夏秋冬

给病重的老爹发短信

“你爸得癌症了,你来看看吧。”程■还没开口,表妹就挂断了电话。“又不是我造成的”,程■想想过去的事,觉得甚是委屈。

程■的爹,那是一朵奇葩,拿日子做实验,视亲人为白鼠,每逢结果不好,就推倒重来。每段婚姻结束不久,还没总结教训,他就投入到下一段婚姻中去了。

拜老爹所赐,程■先后有三个后妈。

后妈之一,据说因为程■跟程■的父亲离了婚,这是表妹告诉他的,当时程■很自责;后妈之二,程■亲眼见她歇斯底里地哭晕过去,原因是程■暑假时到家里住了几天;后妈之三,刚开始对程■热情有加,但他总觉得不踏实,程■耐心地等到她发飙,然后按照心中演习多遍的台本大声咒骂,砸碎几个玻璃杯,摔门而出,临走前撂下狠话:“这套房子以后也是我的,你什么都别想拿走。”

第三个后妈来自农村,离婚多年,没工作,带着一个小女孩。此时程■已经长到20岁,这番畅快淋漓的反击是针对后妈,也是报复父亲。此后10年,程■再也没有踏进过老爹的家门。相对于程■的决绝,老爹就太没出息了。每个月,他都会拎着一袋好吃的,在学校门口堵程■。整个大学期间的学费,都由老爹提供。程■是老爹前任任的子女中唯一的大学生,还是重点大学,就凭这点,他理直气壮地接过老爹奉上的学费。程■一直琢磨着怎样才能让老爹不爽,想来想去,唯有过上悲惨的生活,才能真正让老爹痛心。可他下不了这个狠手。“这样值得吗?”程■很矛盾。

工作后,老爹就提着塑料袋,在单位门口热情如火地堵程■。程■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。火腿肠、果冻、瓜子,程■一边把零食分给女同事,一边琢磨在老爹眼里,自己是男人,还是自己。

老爹再来看程■,就开始抱怨自己这疼那疼。程■很不高兴他说这些。“他想说这些病我以后也会得吗?”程■对着老妈大发牢骚。老妈说你爸可能真有问题了。

老爹得了癌症,程■还没来得及过上悲惨的生活。

第一次去病房看老爹时,老爹很高兴,和平日一样健谈,但坐在床上不停地调整姿势,强忍疼痛。程■看得揪心,即便老爹当年如此荒唐,老天也不用这样惩罚他啊。

第二次去探望时,老爹已经回家。这次老爹精神萎靡,但还是表现得乐观,说老妈照顾得很周到,同时也表示,疼痛真的很难忍受。后妈不在家,程■也不拘谨。出门之后,他就开始盘算,老爹时日无多,接下来该怎么办,能管借多少钱呢。

两周后,转机出现。后妈多方打听,给老爹又找了一家医院做放疗。再去探望时,老爹正在新病房的阳台上锻炼。半个月后老爹出院,他叫程■来家里吃饭,最后又漫不经心地加了一句,后妈也会出席。

开门的是后妈,她满脸堆笑,就像之前的不快从未发生过。程■也马上入戏,给老爹买了菜,餐后又摆上程■带来的水果,大家吃得很是开心。有些事不经历一下是想不通的,程■这下明白了,既然罐子破得不厉害,就没有必要再狠狠地摔一次。好好生活才是正事,快意恩仇这件事,自己真的承受不起。而生活就是一场妥协,有些事就糊里糊涂过去吧,没必要争个谁对谁错。

坐上公交车后,程■给老爹发了条短信,车开得不稳,还打错了几个字。

不知道什么,这段话让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女儿。这是一个快要被我宠坏的丫头,全家只有我对她有求必应,也只有我无条件地容忍她的坏脾气。同理,她也只敢在我面前胡作非为,提各种无理要求。有朋友对此不无担忧,说这样你会把丫头宠坏的,长大以后怎么办?

她现在还不到3岁,正是可爱的时候,

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,5岁的小朋友生了三次病,爸爸生了两次病,妈妈生了一次病。这是“病历文件夹”告诉你的。清迈的地图、迪士尼的票根、深圳的机票……这个三口之家一年的脚步迈向了哪儿,一目了然。这是“旅行文件夹”。

还有那个叫family的电子文件夹,也透露着这个家庭的动态:

AA制家庭财务方案?是年初制订的,当时还开了会并形成决议,一年来运行状况还不错。他们的经验是,当一件事多年来都无法形成共识的时候,不妨试试划疆而治。

烘焙事业的红火程度,远远超过任何年份。身边的朋友随手送你一盒自制的芝士蛋糕,你瞬间就被煽动。于是,那个叫“美食”的文件夹里,少不了器材采购、私房配方。

罗列这么多,其实想说说“家庭文件夹”。它可能是现实的,也可能是虚拟的。可能摆在你家的书架上,带着固定的标签,也可能躲在你的电子设备里,保持即时更新。当然,它不是你个人的私密文件,其内容或目标与家庭有关。我们把它叫做家庭文件夹。

父亲辈当年的家庭文件夹,常常躺在抽屉里。

热爱整理的主妇,会很自然地分门别类,把它们放在不同的抽屉里。那个年代,家里重要的东西一归置,其实没几样。慢慢地你发现,找不到东西的频率越来越高,不是你健忘,而是家庭文件夹正在不断膨胀。很多人都经历过翻箱倒柜找一件东西的尴尬,很常见的原因就是,你很认真地把它收起来了,却很不幸地忘了究竟把它放在哪儿。

什么时候整理成为一门学问,谁都说

不清楚,摆在眼前的事实是,宜家的文件夹上,标示着涂鴉、票据、证书、旅行,这不正是一个家庭需要的吗?这些东西不需要藏,也没什么可藏的,重要的是,需要的时候你能准确锁定,新增同类的时候你不用操心把它塞到哪儿。那些躲在封闭空间里的家庭文件夹,堂而皇之地立在了书架上。

而现代的家庭文件夹,多是以虚拟状态存在的。

年轻的父母在孩子刚满6岁那年,就拍摄了3万张照片。在孩子还不满两岁的时候,就写上1万条微博。然后,轻轻拖动目标,就能迅速归档。事情似乎正在变得更简单。

可30岁的男士正在发愁,老妈给自己写的成长日记,究竟要放在哪儿。从3岁到30岁,最初是纸本的,然后一字一句地敲进电脑,刻成光盘。所有这些,都需要容身之地。老妈是写给自己的吗?当然不是,她希望孩子有一天能妥善收着。

成年子女的家庭文件夹里,也有父母单独存在的空间。

除了照片等,你需要单独列出来的文件夹还有关于健康。每个人都可能生病,疾病的知识常常是你并不想多学习,而积累却越来越多。你知道父母的老毛病,能准确地说出它的来龙去脉和饮食禁忌,但是父母不以为意。这一直是你们争论的焦点。

生活的扇面不断打开,你的家庭文件夹也在不断创建。有些设定得很慎重,却很快被你废弃,有些诞生得很偶然,却持久而丰满。家庭文件夹的生命力与这个家的阶段性状态有关,塞得越满的那个夹子,肯定占据了你越多的精力。它呈现了某个阶段的家庭热点。



你从父母的家庭文件夹里跳出来,父母也正成为你文件夹中的一部分。很长一段时间内,以父母冠名的文件夹只是摆在那儿,状态并不活跃。你还忙着设定孩子的

文件夹,那些日志、语录,你生怕漏掉了什么。只是,当你不遗余力地写就孩子的成长史时,大概没去想,将来有一天孩子是否还会把它带在身边。

情景 你的童年 吴影/摄

父母不是你放弃自己的理由

陈彤姐姐:

您好!我是一个17岁的女孩子,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,我一直和妈妈一起生活。从我记事时起,爸爸就很少管我,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,他都只管自己吃喝玩乐。妈妈一直忍着。他在外面有了其他的女人,妈妈也从来不和他吵闹。后来他索性不在家居住,也不给任何家用,还提出离婚。妈妈最终答应了,条件是房子和车归我。

们,他承诺负担我的生活费。

爸爸游手好闲,但因为爷爷有一个企业,所以爸爸的生活要比妈妈好很多。妈妈上班很辛苦,工资不高,什么都会不得买。我六七岁的时候,有一天发现妈妈偷偷地哭了,后来知道是爸爸赖掉了我的生活费。妈妈问我可不可以不学钢琴,只学英语。我对妈妈说,你别哭,将来我长大了赚钱给你花。妈妈最后还是让我学了钢琴。

这几年,妈妈的年龄越来越大,身体

也不太好。她的收入只有3000多元,还要负担我读书,再加上物价上涨等各种因素,生活越来越捉襟见肘。我想让爸爸负担一部分,他却说离婚的时候已经把房子和车都留给妈妈了,还一次性支付了一万元的抚养费。所以他不应该再出钱了,而且,他现在也没钱。

陈彤姐姐,我有一个软弱的妈妈,一个自私的爸爸,我感到很无助。尤其是和同学们比,我总有很强烈的自卑感和挫折

感,觉得自己再努力也没用。我可能没有机会去留学,去深造,去过我想要过的生活,我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。请问我应该怎么办呢?

莉莉

你好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选择的,比如父母。对于无法选择的事情,我们无能为力,最多只能要求自己将来有机会做父母的时候,不要像他们那样。但是,我们怎么才能能够在为人父母的时候,不让孩子失望呢?

事实上,我在这个岁数的时候,父亲已经去世。在我读书的时候,有一句话很流行,叫“学好数理化,不如有个好爸爸”。那时候,妈妈对我说:因为你爸爸去世了,所以你只能学好数理化。

现在,我把当年妈妈对我说的话,改编一下送给你——“因为你妈妈软弱,爸爸自私,所以你要更加努力,更加百折不挠。”

有一部美国电影叫《风雨哈佛路》,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。那个女孩子比你惨多了,她生在贫民窟,父母吸毒,家庭破裂。8岁就在街上混,要饭,偷东西,直到15岁,母亲因艾滋病去世,才让她意识到,如果就这么混下去,她很可能重复母亲的命运。后来她开始发奋,用两年的时间修完高

艾小羊

遇见紫苏

中,不为人们所知。当人们在清晨看到它时,它已盛妆地站在那儿,仿佛每时每刻皆是那样。

奇怪的是,对于自己种的花,我从未这样仔细地观察过。而意外获得的这两株草,竟然吸引着我,在晚上看它们一眼,在清晨看它们许久。或许,不过是因为“意外”。意外得到的东西,总让人格外地珍惜,并且因为事先并无准备,而将多出来的那分惊喜,用于打扮那原本平常的事物。

一株草,一朵花,究竟是怎样,全在于我们的眼与我们的心。

终于,它们开始抽穗结花。花不美,小小的,几乎看不到,然而,那小伞似的花萼,却呈现出一派繁盛的景象。

隔壁酒店的厨师闲来无事,坐在咖啡馆门口聊天。“紫苏唉。”他用手轻轻握了一下草叶,放到鼻子下面嗅着。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好听,仿佛有个这样好的名字,不枉我疼爱它们一场。

韩浩月

爱与宠的方向感

哪天想到她长大后什么样子?再说,我的宠也不是无原则的,凡是涉及规矩、礼貌等问题,我是坚决不让步的。只是,这种对女儿的宠,或许正像其他的爸爸那样,潜意识里是想让女儿觉得,这个世界上爸爸才是最爱她的男人吧。

至于对女朋友或者妻子,男人理所当然也是要宠的。保护女人是男人的天姓,宠爱女人也能满足男人的存在感。有些女人会意识到男人的宠爱背后,隐藏着的是保护、退让、宽容,是牺牲自我感受而做出的取悦行为。因此,她们会悄无声息地把男人的宠收下,回报以温柔。但男人的宠也会让自己人迷失自我。所谓迷失自我,即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,天塌下来有男人顶着,男人对

自己一切的好都是合情合理的,所以她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,稍有不快便迁怒于男人……

事物都有正反两面,宠女人也是如此。有些男人天生会对女人好,责任感无处不在,背负着重重的压力。当他们意识到把女人宠坏所带来的副作用时,许多事情已经无法挽回。但他们通常会觉得,事情是被自己搞砸的,所以结果自然要自己来承担。

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,他们一定会告诫自己,不要把女人宠坏,不要觉得把她宠坏之后她就不会离开你,那只是微博段子作者编的一个美丽的谎言。现实中,有些女人真的是因为男人对她们太好而选择离去的。女人也需要从男女抗衡中获得乐趣,在



男人无法提供游戏规则、无法掌握爱的方向时,她可能会干脆放手,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

爱与宠表面很相似,但它们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。爱是由给予和索取组成的,而宠则只有给予没有索取。爱可以实现互动,宠却是单方面的,施者很难有持久的耐心,受者也会因被宠过度而失去自我。这就是男女诸多微妙关系中的一种,如果你不懂得,那么终将面对残局。

可以像对待女儿一样宠你的女人,但不要把她宠坏了,这才是对婚姻与家庭最好的保护。

陈彤

安宁

白日梦

我始终觉得,人需要电影院,就像是梦需要夜晚一样,总要有个地方,落脚我们的灵魂。哪怕在那束暧昧的光线下,发呆、遐想、睡觉。当灯光熄灭,宽大的银幕便开始上演又一场人生大戏。

我最怀念的,是读本科时去的电影院。当时的大学,坐落在一个小城里,小到只能容下一所大学,两家医院,三个超市,和几条跑着人力三轮车的小街。对着青石板路,你前脚刚迈,后面便有人泼出洗脸水来。几处年代久远的历史遗迹,除了偶尔的几个游客,基本上被人遗忘。这几乎便是小城的全部。所以当我在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,发现了那家在不显眼处的电影院时,惊喜不已。

电影院的生意算不上好。每次去,都是稀稀拉拉的十几个人。但这对我来说倒是好事——我可以在灯光熄灭之后,偷偷溜到后排的包厢里去,舒舒服服地待上两个小时。如果心血来潮赶去看通宵,那最后两排的包厢绝对是最佳去处,甚至比宿舍的硬板床还要舒服。伴着港台片女星发嗲的抱怨和已经响起许久的邻座男人的呼噜声,我上下眼皮轻轻一合便入了梦乡。

常常是凌晨两三点左右,电影院会有人拿着手电筒挨个照过来,查包厢票。我早已掌握了查票人的规律,看他晃动

着我手电悉索地走过来时,便一猫身,转到前排的“硬座”上去,等他的灯光远了再回来。

但这也只是淡季的待遇。倘若赶上周末,学校里恋爱的男女无处可去,全奔了过来。此时的电影院,像闹市、嗷瓜子的、嚼槟榔的,吃冰激凌的,趁着电影开场前10分钟谈情说爱的,谁家的小孩走丢了哭闹着找妈的,此起彼伏一一亮相。开演前的银幕,安静得可有可无。等到灯光倏然熄灭,下面喧闹的人群终于像接到命令似的,集体噤了声。只有嗷瓜子的声音,还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。

等到电影散场,灯光陆续开启,你会看到,女生的脸上一片潮红,男生正在擦手心里的汗。木桶翻转,人渐渐走空,电影里的白日梦,不愿醒。

而今我来到北京,可以在更豪华的影院里看更多精美的大片,但昂贵的电影票,让这种享受只能成为偶尔的奢侈。后来偶尔路过小城,那家电影院的门前,懒散的女人织着毛衣,阿猫阿狗跑来跑去。黑板上依然写着“两元一场/学生半价/通宵5元”。从隔音不好的放映厅里,正传出小马哥义薄云天的呼喊声。那一刻,我终于知道,我所怀念的东西,依然在流光溢彩中,安静地在角落里生长。

知道梦还温暖地安放在那里,就很好。